

next

後資本主義社會

32-4

彼得·杜拉克 著／傅振焜 譯



杜拉克寫道：「知識已經成為支配資源，使社會『後資本主義化』；知識徹底改變了社會架構，造成動盪、衝突，也創造了新政治型態。」多元社會將取代主權國家，未來的「知識工作者」會不斷帶著工具跳槽；後資本主義社會面對環境、組織變革的同時，還必須解決個人身分、工作、尊嚴的破壞與重建，而「知識無祖國」的特性，益增變數。

因此，這本書不是預測，而是描述性的；這本書不空想未來，而是呼籲立即行動。

Post-Capitalist
Society

by Peter Drucker



K02
D833

後資本主義 社會

彼得·杜拉克 著／傅振焜 譯

034572

Post-Capitalist Society

A Next Book / September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by Harper Collins 1993

Copyright © 1993 by Peter Drucker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 arranged
through Beijing Tuttle-Mori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4: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ISBN 957-13-1342-4

Next Books are published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n affiliate of China Times
Dail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5th Fl., 240, Hopeg West Road 3 Sec.,
Taipei, Taiwan

PRINTED IN TAIWAN

Post-Capitalist Society

by Peter F. Drucker

關於 n e x t

這個系列，希望提醒兩點：

1. 當我們埋首一角，汲汲於清理過去的包袱之際，
不要忽略世界正在如何變形，如何遠離我們而去。
2. 當我們自行其是，却慌亂於前所未見的難題和變動
之際，不要忘記別人已經發展出的規則與答案。

我們希望這個系列有助於面對未來。
我們也希望這個系列有助於整理過去。

時報出版公司總經理

郝明義

後資本主義社會（目錄）

引言 變革

第一部 社會

第一章 從資本主義到知識社會

眼鏡與風車 26 偶然的發明 31 珍·奧斯汀的社會 36 鄉村貧民窟 37
工作·奴隸的事 41 建教合作制 44 多出來的生產力 46 運用知識於知識 50

第二章 組織的社會

組織「異形」 59 僅有成本 63 僅有夥伴 65 帶著工具跳槽 74

第三章 勞力、資本及其未來

良心問題 80 技術家當道 83 資本家之外 84 退休基金資本主義 86

第四章 新勞動力的生產力

團隊三型 94 雙打網球 97 外包論 101 新階級衝突 103

第五章 以責任為基礎的組織

對與對衝突 107 靠遊說生存 110 從命令到資訊 113 可訓練 不可指揮 1.5

第二部 政體

119

105

92

78

56

24

23

8

第六章 從民族國家到萬能國家

以帝國之名 124 意識型態領軍 127 萬能國家 128 褚母國家 129

財政國家 133 冷戰國家 135 分餅國家 141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146

第七章 超國、區域和地方主義

金錢無祖國 149 資訊無祖國 150 環保需要超國化 152 消滅恐怖主義 153
超國人權監督 154 新現實：區域主義 155 尋根的需要 160

第八章 政府需要反敗為勝

軍事援助無用論 166 要專心做什麼 170 超越褓母國家 172

第九章 重建民間社會

愛國心不嫌多 175 社區意識 177 工作共同體的失落 178 最大雇主：非營利組織 180

第三部 知識

第十章 知識、知識經濟學、知識生產力

知識經濟學 186 知識的生產力差異 188 管理要求 192 只要聯貫 194

第十一章 有績效的學校

叛逆學生即改革健將 198 學習要怎麼學 203 全A學生 205 職位通行證 209

第十二章 智識人

回歸現實 216 世界公民 219 從專門知識到統合知識 221

214

197

184

183

173

163

148

120

引言 變革

西方歷史每隔幾百年，就會有一次大變革。我在《新現實》（*The New Realities*，一九八九）書中稱此為「時代分水嶺」。短短幾十年內，社會自行重組其世界觀、價值觀、社會與政治架構、技術和重要部門等。五十年後，又重現了一個新世界。此時出生的新世代已無法想像過去父祖輩成長的時代樣貌了。

如今我們就處於這樣的變革中；這場變革孕育了「後資本主義社會」，也是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

十三世紀也曾發生這樣的變革。當時歐洲世界一夕之間轉向以新興城市為中心，而由商人、工匠組成的「基爾特」（*guild*）行會，則是新興的社會支配團體；長途貿易復甦，而歌德式新建築風格則代表了布爾喬亞階級的品味。錫耶納畫派興起（*Sienese*，發源於義大利中部城市，代表人物為杜喬〔Duccio〕），回歸亞里斯多德的思想運動出現；城市大學取代遁世的修道院，成為文化中心；新起的道名與聖芳濟修會肩負傳教、授業、解惑的使命；幾十年內，但丁就捨棄拉丁文改用方言寫作，創造了「歐洲」文

學。

兩百年後又發生另一次大變革。古騰堡發明活版印刷術（一四五五年），到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一五一七年）的六十年中，文藝復興運動在佛羅倫斯、義大利開花結果；古希臘精神重現；美洲新大陸被發現；西班牙創建步兵團，是羅馬軍團以來的第一支常備軍；隨著解剖學的重新發現，產生了科學研究，西方世界開始廣泛運用阿拉伯數字。我再強調一次，生在一五二〇年代的人，是無法想像父祖輩以往生活的世界的。

一七七六年則是再下一場大變革的發端。這一年美國建國獨立，瓦特改良蒸氣機，亞當·史密斯發表了《國富論》。自此以後到滑鐵盧戰役的四十年中，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工業革命等現代所有的「主義」一一出籠。在這段期間，第一所現代大學創建（柏林大學，一八〇九年），教育開始普及。猶太人勢力興起，到了一八一五年，羅斯柴爾（Rothschild）家族銀行集團的「金權」已凌駕王權。總之，這四十年產生了新的歐洲文明。在這個時代成長的人們，根本想像不到父祖輩以往的生活樣貌。

兩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正處於新的大變動之中。這場變動不再侷限於西方社會與西方歷史。事實上，這場變動的一個基本面向即是：不會再有真正的「西方歷史」或「西方」文明，只有世界歷史、世界文明，但後二者都已經「西化」了（Westernized）。這場變動的起源有二種爭議，一說是第一個非西方國家——日本在六〇年代成為世界經濟強權時；一說是電腦普及，使得資訊成為世界運轉重心時。我則認為二次世界大戰後實施的「美國退伍軍人法案」（American Government Issue Bill of Rights）是關鍵。

這項法案補助退伍返鄉的軍人上大學，如果早個三十年，也就是一次大戰後，這種作法絕對會被視為毫無意義。這個法案本身及其對退伍軍人的惠助，正是我們邁向「知識社會」的指標。未來的歷史學家極可能視此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事件。

很明顯地，我們正處於變動的過程中：假如歷史有指引作用的話，那麼我們知道這場變動將持續到二〇一〇年或二〇二〇年，而且變動的影響力已擴及當今的政治、經濟、社會與道德諸領域。九〇年代的人同樣對其父、祖（例如我這一代）輩所生長的世界不得其解。

一四五五年起的變革，使西方從中世紀過渡到文藝復興時期，進入近代。五十年後，哥白尼的《地動說》（*Commentaries*，一五〇—一五一四）、馬基維利的《君王論》（*Prince*，一五一三）、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教堂天花板重現〈創世紀〉情景（一五一〇—一五一一）和翠登廷會議（Tridentine Council，一五三〇年代展開）後之天主教重建運動陸續出現，人們才了解變革的真義。

美國獨立後展開的變革，也到六十年後，經過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八三五—一八四〇）的出版，大家才開始分析、理解變動的意涵。

在我們邁進新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的進程中，想提早重審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時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歷史，當然言之過早。所以這本書是要用較新的角度來看待我們正在失落的年代。用較新、較有利的觀點來看已存事物，可能會有令我們極度驚奇的收穫。

現在就預測後資本主義世界的未來面貌，當然是冒險之舉；如果只是要知道將來會有什麼新問題、癥

結何在，我相信我們已掌握若干可能性，也有能力描繪許多領域無法運作的情景。絕大多數情況下，事物的「答案」總要到未來才能水落石出，但我們現在就可以肯定，現有的價值、信仰、政治觀、世界觀、社會結構與體系，到未來世界時一定會重組，變化之大，非我們現代人所能想像。

目前有些基本改變已經出現，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新社會一定不是社會主義取向，而是後資本主義社會，其最關鍵的資源必是知識。這也就表明，這個新社會非是一個「組織社會」（*a society of organization*）不可。在政治上，我們已經從有四百年之久的主權國家轉變成多元政治體系，國家已不再是唯一的政治統合型態。「後資本主義政體」是跨國、跨區域、跨地方的政治單元，而且在體系中相互競爭。這些現象都已經發生了，所以才能加以描述，這也正是本書的目的。

「受雇的經營者」當家

資本主義社會向來由兩大階級主導；一個是擁有並控制生產資財的資本家，另一個則是工人，馬克思稱後者為疏離、被剝削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轉變成收入優渥的中產階級，是「生產力革命」後的事。生產力革命興起於馬克思逝世時（一八八三年），在二次大戰後，於已開發國家達到顛峯。一九五〇年代，已開發國家中的製造業工人似乎已主控了政治與社會，但隨之而來的「管理革命」，卻使製造業的藍領工人數量、權力急遽下降。到了公元二千年，已開發國家的傳統工人，佔該國總勞動力的比例估計不會超過六分之一，甚至不到八分之一。

資本家的權勢發展可能比工人更早，大約在上世紀與本世紀交替之際，最晚不會超過一次世界大戰。

從彼時起，資本家的權力與威望無人能匹敵，最著名者有美國的摩根（Morgan）、洛克斐勒、卡內基、福特；德國的西門子、狄森（Thyssen）、拉特勞（Rathenau）、克魯伯（Krupp）；英國的孟德（Mond）、古納德（Cunard）、李維（Levett）、維克斯（Vickers）、阿姆斯壯；法國的文德（de Wendel）、史耐德（Schneider）；日本的大財閥家族如三菱、三井、住友等。

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經由管理革命，這些資本家被「專業經理人」所取代。當然，現在很多資本家仍活躍於報紙的社會版面上，但他們已經成為「社交名人」，幾乎不再插手經濟事務了。在商業新聞中，焦點都在「受雇的經營者」（hired hands）身上；如果提到錢，指的大多是經理人的薪水、紅利，而不是資金的問題。

在已開發國家，退休基金已取代舊式的資金形式，逐漸控制資金的供給與分配。以美國來說，一九九二年中，退休基金擁有美國大企業一半的股份，及幾乎相同比例的固定債務。退休基金的受益人是美國企業的員工，假如社會主義正如馬克思說的，是由受雇者掌握生產工具，那麼美國可成了最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另一方面，美國卻又是最資本主義的國家；退休基金是由「新式資本家」，亦即數量龐大的薪水階級所經營管理的，他們是這些退休基金的投資分析師與資產經理人。

此外，在新社會真正有支配性的資源、絕對有決定性的生產要素，既不是資本、土地，也不是勞動力，而是知識。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主導階級不是資本家，也不是無產階級，而是「知識工作者」

知識掛帥

與「服務工作者」。

後資本主義社會在二次大戰後興起。我初次關心「受雇者社會」(employee society)的議題，剛好是在一九五〇年之前。大約十年後，我創出「知識工作」與「知識工作者」的新詞；一九六九年，我在《斷絕的年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中首次提到「組織社會」的概念。因此本書的寫作基礎有四十多年的工夫，而我所建議的策略方案，也多被證實有效。

但是，一直要等到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破產，共產主義的體制崩解，我們才完全明白，原來我們早已進入一種不同的新社會。一直到此時，這本書才成為可能：這本書不是預測，而是描述性的；這本書不空想未來，而是呼籲立即行動。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以及共產政權的崩解，都不是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宣稱的「歷史之終結」。即使最信奉自由市場的人士，也不太肯定自己陣營的勝利就代表歷史千禧年已經到了。一九八九年到九〇年的一連串事件，不僅代表某個時代的結束，也代表二百五十年來「現世宗教」歷史發展的結束（我稱其為「社會救贖信仰」）。這種現世宗教由盧梭（一七一—一七七八）開啟，而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正是其終極與神話的形式。

然而，摧毀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體制的力量，也同樣淘汰了資本主義。從十八世紀上半葉起，資本主義

支配社會現實達二百五十年之久。近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則是優勢性的社會意識型態。但這兩種社會正快速為另一種新社會所取代。

這種社會就是已經出現的後資本主義社會。我得再強調一次，新社會必定以自由市場作統協經濟的唯一機制，一定不會是「反」資本主義社會，更不會是個「非」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組織機構一定會繼續存在，只是其中某些單元（如銀行等）可能會扮演相當不同的角色。不過後資本主義社會的重心，比如社會結構、經濟動態、階級等，都將與過去二百五十年來的取向有所不同。

後資本主義社會最根本的經濟資源，不再是資本或自然資源，也不再是勞力。無論現在或未來，最關鍵的經濟資源一定是「知識」；創造財富的活動，不在於籌謀生產所需的資本，也不在於勞力的付出，所有價值的創造都由「生產力」與「創新」來創造，這兩者都是運用知識於工作之上。這種以知識為主的社會，其領導團體一定是「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懂得如何用知識從事生產的經理人，這跟資本家運用資本從事生產的道理相同。

知識工作者也是知識性的受雇者，實際上，所有這些知識人在組織中一定是受雇的，但與資本主義下的受雇者不同，知識工作者既擁有「生產資財」（the means of productions），又擁有「生產工具」（the tools of productions）。說他們擁有「生產資財」，是因為他們能透過退休基金制度，成為真正的擁有者，說他們擁有「生產工具」，是因為這些知識工作者走到那裡，都可以帶著知識走。所以後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方面的挑戰，一定是知識工作與知識工作者生產力的問題。

後資本主義社會在社會面向的挑戰，必然會是服務工作者這個次等階級的尊嚴問題。一般而言，服務工作者缺乏成為知識工作者的養成教育，但每個國家，甚至是最先進的國家，服務工作者都將是社會中的多數。

價值與審美上的某種新對立，會造成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分裂。這種對立不像史諾（C.P.Snow）在《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書中所說的人文和科學的對立，而是「知識人」（intellectual）與「經理人」（manger）之間的對立；前者著重知識與理念，後者看重人際與工作。因此，後資本主義社會哲學與教育上的重大挑戰，就是要消解這種對立以產生新的綜合。

民族國家再見？

如果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象徵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體制的崩解，那麼一九九一年二月多國聯軍制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象徵著四百年來在政治舞臺扮演主角的「主權國」（sovereign nation）已經終結。這種多國聯合行動是前所未見的，未來的歷史學家必然會將此劃入歷史大事紀。在此之前，大家幾乎都反對各國為了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擋下本國人民的情感或利益，去打擊恐怖主義。現在大家卻都同意，反恐怖主義不是單一政府的事，需要跨國行動。

很多人相信（特別是美國的自由派人士），一九九一年制裁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主要是保護西方國家

的石油命脈。這種看法與事實差矣。就經濟上來講，一旦伊拉克控制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的油田，對西方國家反而有利——石油價格會便宜很多。因為科威特與沙烏地阿拉伯人口不多，並不那麼依賴石油出口的收入。而伊拉克是人口過剩的國家，除了石油，幾無其他天然資源。所以科威特與沙烏地阿拉伯希望抬高石油價格，減少產量，而伊拉克則需要儘可能出售更多石油，後者會使國際油價下跌。這可以說明為何美國一直大力支持海珊政權，直到他攻擊科威特，展開恐怖行動為止。我以為，這也是海珊失算之處，他必然深信美國會姑息他出兵科威特，以保油價的低水平。即使在西方，我所認識的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人，也都認為美國只會對兩伊戰事叫囂，不至於出兵干預。

十六世紀法國的法律政治學家博丹（Jean Bodin）首度提出「民族國家」的理念，在往後四百年中，無論對內或對外，這都成為唯一的政治權力機關。後兩百年裡，亦即從法國大革命起，民族國家成為現世宗教的承繼者，肩負解救社會的使命。事實上，將主權國家視為至高無上權力機關的概念，無限制地推演到最後，就變成了極權主義（共產黨徒和納粹就是如此）。

目前政治學理論和憲法仍體現主權國家的理念。在過去一百年中，主權國家的權力與影響力愈來愈大，最後轉成「萬能國家」。這也是目前為止我們所熟知的政治結構。從一次戰後起，近兩百個脫離殖民地國統治的新興國家，都高舉主權國家的大旗，直到蘇聯瓦解，加盟的共和國也還是希望成為主權國家。

但是這四十年來，主權國家逐漸在喪失其作為唯一權力機關的地位。以內在環境而言，已開發國家正快速轉變為多元的組織社會；從外在環境來看，許多有別於國家範疇的政治機關不斷出現，有些是跨國